

〈前赤壁賦〉一文常被人視為蘇軾的代表作，這篇文章的內蘊、情思與哲理極為豐富而有層次。它的寫作背景是某個秋夜，蘇軾與友人在赤壁夜遊泛舟，面對良辰美景，心裡產生種種的感懷。全文從摯友們月夜泛舟的快意→洞簫客弔古傷今的感慨→蘇子哲理剖析的達觀超脫，情緒的蘊藉隨著文意而一路翻轉，從喜而悲，再從悲轉樂，讓人讀來彷彿在看戲一般，不停地周折反轉。

文中有美麗的月夜圖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」月亮緩步、白露迷濛、水光淋漓，沁涼如水的秋夜，豈不美麗？也有洞簫客的高妙簫聲，這一段關於聲音的摩寫，非常細膩而有韻味，他以「如怨、如慕、如泣、如訴」來形容簫聲流洩出的情緒，用「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」說明簫聲的餘韻不絕，最後再以「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」形容簫聲感人至深及深刻的影響。一段難以形容的抽象聲音，用具體的意象來呈現，從吹奏時的進行式，到吹奏後的餘音旋繞及迴響，逐步遞嬗描寫，的確精湛非常。

而文章發展到洞簫客吹簫之前，整個情緒是歡樂暢快的，是什麼樣的關鍵讓劇情急轉直下呢？又為什麼歡樂的情緒會變成悲傷呢？事實上，東坡在大夥飲酒作樂時所唱的歌謠中留下了伏筆，唱詞是這樣的：「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(國君)兮天一方」一股淡淡的悵然流洩出來，

句中的「予懷」到底是什麼樣的懷抱呢？其實，所謂的「予懷」正是貶謫文人們，身在異地，只能遙望遠在京城的一國一君時，內心所湧現出的惆悵與傷感啊！

於是，緊接著，洞簫客才抒發出弔古傷今的嘆息，曾經的蓋世英雄，如今早已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杳杳無痕，而渺小如我者，更是滄海一粟，轉瞬即逝，想到這裡，豈不令人傷感？此時，蘇軾以達觀、超然的思維，說明變與不變、永恆與短暫的關係來慰勉洞簫客。他以水與月為例子發論，水似乎時刻不停奔流，月也日日有圓缺的變化，但，那只是我們肉眼這一刻所看到的現象，就本質(本體)而言，水的整體並沒有變化(文學角度而言)，只是流到不同地方，以其他形式來存在而已；而月亮也是如此，初一、十五的圓缺變化，只是所處位置不同所產生的。所以，人如果可以超然看待變與不變，明瞭「現象」和「本質」的關係，那麼，對於人生就能夠有比較豁達的態度了。

這篇文章最大的寫作特色便是利用主與客的問答，來呈現旨趣，而「問答體」正是「賦」重要的呈現方式之一。值得思索的是，洞簫客的悲傷是否真的是他的悲傷呢？有沒有可能是作者蘇軾內心另一種聲音的代言呢？人的思緒或情感常有正反兩個面向同時出現，就是所謂「天

使」與「魔鬼」的掙扎，而文人利用兩股聲音的辯證，來釐清自己的確切思維，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。